

# 《入侯府》

## 主要角色

李平：丑  
李太太：旦  
张元秀：小生  
耿钦：老生

## 情节

张元秀家贫，寄居表兄李平家。岳父耿钦常侮弄之。后张元秀进宝封侯，接去李平夫妇，待如上宾。耿钦来贺，张元秀亦辱之，经李平夫妇解劝，始言归于好。

## 根据《京剧汇编》第四十八集：赵德普藏本整理

(四龙套同上，同站门。张元秀上。)

张元秀 (引子) 身受皇恩，爵禄非轻。  
(念) 当年打柴进山林，得了温凉入朝门。我今坐了侯府第，怎能忘却兄嫂恩。  
(白) 本爵、张元秀。蒙圣恩放我后军督府。想当初耿钦忘恩负义，多亏李平兄嫂待我恩重如山。也曾命中军去请兄嫂，这般时候，还不见到来。来，伺候了！

四龙套 (同白) 啊！

中军 (内白) 嗯喏！

(中军上。)

中军 (念) 一去一身汗，回来两身汗。

(白) 启侯爷：家眷到。

张元秀 (白) 穿堂而过。

(耿氏上，过场，下。)

中军 (白) 李太太到！

张元秀 (白) 有请！

中军 (白) 有请！

(李太太上，中军跪迎。李太太跪。)

李太太 (白) 哎哟，我的妈呀！你是干什么的？

中军 (白) 小人是中军。

李太太 (白) 你犯什么罪啦，要充军哪？

中军 (白) 中军官。

李太太 (白) 中军官哪？您起来吧！

中军 (白) 李太太先起。

李太太 (白) 我起，你哪？

中军 (白) 我后先起。

李太太 (白) 得了吧，咱们一块起来吧！

(李太太、中军同起。)

李太太 (白) 他们都来了吗？

中军 (白) 都来了。

李太太 (白) 咱们回头说话儿。

(李太太向张元秀。)

李太太 (白) 我说你是谁呀？

张元秀 (白) 小弟张元秀。

李太太 (白) 你就是我表弟张元秀哇！你怎么这个样啦？

张元秀 (白) 小弟做了官了。

李太太 (白) 做了官啦，不忘旧，把我们接来啦。看来你倒是个有良心的。我说你脑袋上顶的是个什么呀？

张元秀 (白) 侯帽。  
李太太 (白) 呕，猴帽子给你戴上啦？  
张元秀 (白) 侯爵之帽。  
李太太 (白) 你穿的是什么呀？  
张元秀 (白) 这是蟒袍。  
李太太 (白) 蟒袍哇！上边怎么还有小长虫啊？  
张元秀 (白) 这是五爪金龙。  
李太太 (白) 呕，五爪金龙啊！怎么你腰里还上着一道箍哇？  
张元秀 (白) 这是玉带。  
李太太 (白) 肚带呀？我瞧有后箍没有！  
张元秀 (白) 这是蟒袍、玉带。  
李太太 (白) 我说兄弟，你忘了当初你上京赶考的时候，嫂子我送你上十里长亭，给你绣的斜尖儿褙包，还要绣上一个跳三针儿。  
中军 (白) 呕！  
(中军喊堂威。)  
李太太 (白) 我说你干什么这么呕呕的？  
中军 (白) 侯爷的虎威。  
李太太 (白) 我说你们俩谁大呀？  
中军 (白) 他大。  
李太太 (白) 他比你大多少哇？  
中军 (白) 他的官大。  
李太太 (白) 你们俩谁怕谁呀？  
中军 (白) 我怕他。  
李太太 (白) 我是他嫂子，你怕我不怕？  
中军 (白) 也怕。  
李太太 (白) 你到我这儿怎么加了字儿啦？  
中军 (白) 怕。  
李太太 (白) 这不结啦！我支使支使你，动不动？  
中军 (白) 动啊！  
李太太 (白) 你走过去！  
中军 (白) 走过去。  
李太太 (白) 走过来！  
中军 (白) 走过来。  
李太太 (白) 站在中间！  
中军 (白) 是。  
李太太 (白) 你作揖！请安！跪下！叩头！站起来！  
(中军作身段。)  
李太太 (白) 作揖！请安！跪下！叩头！站起来！  
中军 (白) 来不及了！  
李太太 (白) 又来不及啦哟！回头说话儿吧！  
(李太太下。)  
中军 (白) 启侯爷：李大老爷到。  
张元秀 (白) 有请！  
中军 (白) 有请！  
(【吹打】。李平上，进门坐，倒茶，吃茶叶。)  
中军 (白) 呕！  
(中军喊堂威。李平跪。)  
李平 (白) 我说你是谁呀？  
(中军跪。)  
中军 (白) 小人是中军。  
李平 (白) 你犯什么罪啦，充了军啦？  
中军 (白) 中军官。  
李平 (白) 中军官哪！你老起来吧！

中军 (白) 李大老爷先起!

李平 (白) 我起, 你哪?

中军 (白) 我后先起。

李平 (白) 得啦, 一块起来吧!

(李平、中军同起。李平看张元秀。)

李平 (白) 我说你是谁呀?

张元秀 (白) 表弟张元秀。

李平 (白) 怎么着, 你就是俺表弟张元秀哇?

张元秀 (白) 正是。

李平 (白) 好你个王八羔子!

张元秀 (白) 怎么骂起我来了?

李平 (白) 你看看, 你头上戴着这个, 身上穿着这个, 你做了哪庙里的城隍爷啦!

张元秀 (白) 小弟做了官了。

李平 (白) 做了官啦, 不忘旧哇! 你打发一条狗到我那儿, 脏脏两声, 我就来啦。你干嘛还弄四个叫驴子呀?

中军 (白) 那是皂隶。

李平 (白) 什么枣儿、栗?

中军 (白) 皂隶。

李平 (白) 不错, 皂隶。满村子嚷开啦: 谁是李平李大老爷? 谁是李平李大老爷?

中军 (白) 那是称呼您哪!

李平 (白) 我说: 我叫李平。可晓不得这个大老爷是谁。他们一听说我叫李平呀, 可了不得啦, 这个揪着胳膊, 那个揪着腿, 把我给扔在木笼里了!

中军 (白) 那是轿子。

李平 (白) 四四方方的, 前边有俩人。

中军 (白) 后边还有俩人哪!

李平 (白) 不错, 轿子后头也有俩人。抬起来嘎嘎悠悠。我说这个里头可闷得慌。这个玩意儿, 里头要是着了火可怎么好哇!

中军 (白) 着不了火!

李平 (白) 我心里一着急, 脚底下一使劲, 把轿子底儿给踩掉啦。他们抬着我在外头跑, 我跟着他们在里头跑, 跑来跑去, 跑了我两脚的燎浆泡。到今儿我才知道: 坐轿子比走还累得慌。好容易到你们这牢门上啦!

中军 (白) 呃, 府门。

李平 (白) 门口站着个月白胡子老头。

中军 (白) 苍白胡子。

李平 (白) 手里拿着鞭子杆香, 脚底下戳着三个铁橛子。

中军 (白) 那是炮。

李平 (白) 他这么一点一扑腾, 二点二扑腾, 三点三扑腾, 俺这个耳朵就这么嗡啊, 嗡啊, 嗡啊, 知不道咧!

中军 (白) 那是迎接你老人家的炮。

李平 (白) 噢, 迎接我都动了炮啦, 不用说, 要迎接你就得过山鸟咧!

中军 (白) 吉祥炮。

李平 (白) 中军大老爷, 你们俩谁大呀?

中军 (白) 他大。

李平 (白) 他比你大多少?

中军 (白) 他的官大。

李平 (白) 你们俩谁怕谁呀?

中军 (白) 我怕他。

李平 (白) 我是他表哥, 你怕我不怕?

中军 (白) 也怕。

李平 (白) 噌! 到我这儿怎么加了字儿咧?

中军 (白) 怕。

李平 (白) 这不结了! 我支使支使你, 动弹不动弹?

中军 (白) 动弹。

李平 (白) 你走过去！  
中军 (白) 走过去。  
李平 (白) 你再走过来！  
中军 (白) 走过来。  
李平 (白) 你站在当中间！  
中军 (白) 好。  
李平 (白) 你弯腰！  
中军 (白) 是。  
李平 (白) 抬脑袋！伸脖子！张嘴！吐舌头！说话！  
中军 (白) 说不出来了！  
李平 (白) 你看看，你怎么说不出来咧？  
中军 (白) 那还说的出来呀！  
李平 (白) 我说中军大老爷，我跟你老打听个人吧！  
中军 (白) 打听谁呀？  
李平 (白) 你看见俺老婆过去没有？  
中军 (白) 如今你做了官了，叫不得“老婆”了！  
李平 (白) 要叫什么？  
中军 (白) 要叫“令堂”。  
李平 (白) 怎么管俺的老婆叫令堂？  
中军 (白) 这是官话，撰文哪！  
李平 (白) 呕，官话，撰文哪。真格的，俺这个令堂身上背着俺儿子，你看见了没有哇？  
中军 (白) 看见啦。你不要叫儿子啦！  
李平 (白) 叫什么？  
中军 (白) 要叫“令尊”。  
李平 (白) 啊，管俺儿子叫令尊？  
中军 (白) 这是官话，撰文哪！  
李平 (白) 呕，这是官话，撰文哪。你看看俺老婆身上背着的那是小令尊。俺家里头还有这么高、那么高，俩大的哪！你要是不嫌弃，把那个小的过给你，给你们家里当个令尊。  
中军 (白) 呃，我无有那么大的造化！  
李平 (白) 你看俺人怯心不怯。你什么东西！  
(李平下。)  
耿钦 (内白) 嗯嗨！  
(耿钦上。)  
耿钦 (念) 先前做事错，如今后悔迟。  
(白) 门上哪位在？  
中军 (白) 做什么的？  
耿钦 (白) 烦劳通禀：耿钦求见。  
中军 (白) 候着。  
(中军进。)  
中军 (白) 启禀侯爷：耿钦求见。  
张元秀 (白) 叫他报门而进！  
中军 (白) 是。  
(中军出。)  
中军 (白) 叫你报门而进！  
耿钦 (白) 报！耿钦告进！  
(耿钦进。)  
耿钦 (白) 参见侯爷！  
张元秀 (白) 哇！  
(唱) 一见老狗怒气生，  
将你罚跪地埃尘。  
(耿钦跪。)  
耿氏 (内白) 走哇！

(耿氏上。)

耿氏 (唱) 将身且把二堂进，  
只见爹爹跪埃尘。

(白) 爹爹因何罚跪在此？

耿钦 (白) 是我从前嫌贫爱富，故尔罚跪在此。

耿氏 (白) 噢，原来如此！  
参见老爷！

张元秀 (白) 夫人到此何事？

耿氏 (白) 看在为妻份上，将我爹爹饶恕了吧！

张元秀 (白) 此事不用你管。

耿氏 (白) 呀！  
(唱) 回头便把嫂嫂请！

(李太太上。)

耿氏 (唱) 望求嫂嫂讲人情。

(耿氏下。)

李太太 (唱) 人得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光。

(白) 好狗不挡道，挡道没好狗。你算哪条狗？

耿钦 (白) 原来是李大嫂！

李太太 (白) 呸！我头上戴着李大嫂？我身上穿着李大嫂？又李大嫂啦！

耿钦 (白) 李大太太！

李太太 (白) 这不结啦！你因为什么罚跪在此呀？

耿钦 (白) 是我从前嫌贫爱富，故尔罚跪在此。望求李大太太与我讲个人情吧！

李太太 (白) 有道是：  
(念) 小小书生不可欺，鱼龙变化有谁知。有朝一日得了第，步步登高上天梯。  
(白) 这个人情我讲不下来，等我们老爷来啦，再给您讲人情吧！

(李平上。)

李平 (念) 人走时气马走膘，骆驼单走罗锅桥。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  
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儿行千里母担忧。  
萝卜快了不洗泥，去年的皇历今年看不的。

(白) 太太来啦？

李太太 (白) 老爷来啦！

李平 (白) 你坐着吧！

李太太 (白) 老爷坐吧！

李平 (白) 咱不让咧，坐着坐着。俺表弟做了官啦。把俺接上来啦。俺刚一到，这来了一位二爷，跟我说请大老爷沐浴呀！

李太太 (白) 什么叫“沐浴”呀？

李平 (白) 就是摸鱼呀！

李太太 (白) 呃，沐浴是洗澡。

李平 (白) 洗澡不是在河沟子里头吗？

李太太 (白) 呃，洗澡是在浴室。在屋子里头！

李平 (白) 我往屋子里一瞧哇，好，屋子里热气腾腾，锅里头煮着七八个哪，我一摸这个水温温和和，我就下去咧。刚下去，二爷又把我提拉上来咧。

李太太 (白) 他怎么又把你提拉上来啦？

李平 (白) 俺还没有脱衣裳哪。

李太太 (白) 你瞧你这忙劲儿的！

李平 (白) 脱了衣裳，脱了裤子，我就下去咧。噫卡噻一洗呀，了不得咧：我这肚子里头咕啦咕噜！

李太太 (白) 那八成儿你饿了吧？

李平 (白) 可不是饿啦吗？你看二爷他就知道我饿啦。立刻给我拿过点心来啦。

李太太 (白) 什么点心？

李平 (白) 这么大的两块面包。

李太太 (白) 那是肥皂！

李平 (白) 肥皂？我就把它吃咧！  
李太太 (白) 嗜，那吃不得！  
李平 (白) 吃不得。那是干什么用的？  
李太太 (白) 那是擦在身上去泥的。  
李平 (白) 去泥的，我比你不知道？人家洗澡洗外头，他洗不着肚子里头哇，我把这个玩意吃下去，叫他里外光滑光滑。  
李太太 (白) 这叫怎么洗澡哇！  
李平 (白) 洗完了澡，穿好了衣裳，二爷又过来咧。说请大老爷用膳哪！  
李太太 (白) 那是请你吃饭。  
李平 (白) 不错，请俺吃饭。立刻摆了个大王八盖子。  
李太太 (白) 那是圆桌面儿。  
李平 (白) 上了菜！  
李太太 (白) 什么菜呀？  
李平 (白) 热气腾腾一大碗哪！  
李太太 (白) 什么？  
李平 (白) 白菜熬豆腐。  
李太太 (白) 他怎么给你白菜熬豆腐吃呀？  
李平 (白) 是呀，俺就跟他蹓咧！我说：你别瞧俺这个样儿，俺跟侯爷是亲戚。二爷一听俺跟侯爷是亲戚呀。可冒了烟咧，说快给大老爷换哪。立刻把这碗端下去。又端上来一碗，也是热气腾腾。  
李太太 (白) 这准是好的啦！  
李平 (白) 豆腐熬白菜。  
李太太 (白) 还是一样啊！  
李平 (白) 俺说俺大远的来啦，你就给俺这个吃呀？二爷一看俺不愿意咧，立刻把这碗端下去，又上来两碗。  
李太太 (白) 什么呀？  
李平 (白) 一碗熬豆腐，一碗熬白菜，他给分碗盛啦！俺又跟他蹓咧，俺说你净给俺这个吃可不行啊！他们一听俺说不行，立刻把这两碗端下去，从新净桌面儿，这回可上了好的咧。  
李太太 (白) 上的什么？  
李平 (白) 小猪血。  
李太太 (白) 那是山楂糕。  
李平 (白) 又上来啦！  
李太太 (白) 什么呀？  
李平 (白) 小苳兰，比咱家的苳兰小。外边是黑的，里边是白的，吃在嘴里是甜的。  
李太太 (白) 那是荸荠。  
李平 (白) 很好吃。又上来啦！  
李太太 (白) 又上来什么呀？  
李平 (白) 眼珠子。  
李太太 (白) 什么眼珠子？  
李平 (白) 一大堆眼珠子：有红的，有绿的。  
李太太 (白) 那是葡萄。  
李平 (白) 也好吃。又上来啦！  
李太太 (白) 又上什么？  
李平 (白) 五色饺子。  
李太太 (白) 都是哪五色呀？  
李平 (白) 红、黄、白、绿、黑。  
李太太 (白) 红的是什么面？  
李平 (白) 红高粱面。  
李太太 (白) 什么馅儿？  
李平 (白) 红萝卜馅儿。  
李太太 (白) 你蘸什么吃？  
李平 (白) 蘸蓼椒面儿。

李太太 (白) 还吃什么色的啦?  
李平 (白) 吃黄的。  
李太太 (白) 什么面?  
李平 (白) 黄面哪。  
李太太 (白) 什么馅儿?  
李平 (白) 老窝瓜馅儿。  
李太太 (白) 你蘸什么哪?  
李平 (白) 蘸芥末面儿。  
李太太 (白) 你又吃什么啦?  
李平 (白) 吃白的啦。  
李太太 (白) 白的是什么面?  
李平 (白) 白面哪。  
李太太 (白) 什么馅儿?  
李平 (白) 白菜馅儿。  
李太太 (白) 你蘸什么吃?  
李平 (白) 蘸辣蒜。  
李太太 (白) 你又吃什么啦?  
李平 (白) 吃绿的啦。  
李太太 (白) 绿的是什么面哪?  
李平 (白) 绿豆面。  
李太太 (白) 什么馅儿?  
李平 (白) 菠菜馅儿。  
李太太 (白) 你蘸什么吃?  
李平 (白) 蘸韭菜花儿。  
李太太 (白) 你又吃什么啦?  
李平 (白) 吃黑的啦。  
李太太 (白) 什么面?  
李平 (白) 黑面哪。  
李太太 (白) 什么馅儿?  
李平 (白) 霉干菜馅儿。  
李太太 (白) 你蘸什么吃?  
李平 (白) 蘸烟灰。  
李太太 (白) 你怎么蘸烟灰呀?  
李平 (白) 又解渴、又过瘾哪。吃完了饺子，又上了菜啦!  
李太太 (白) 又上什么菜啦?  
李平 (白) 热气腾腾一大碗，是个死孩子。  
李太太 (白) 他怎么给你死孩子吃呀?  
李平 (白) 这个孩子还不是好死的。  
李太太 (白) 怎么死的?  
李平 (白) 是冻死的。  
李太太 (白) 怎么会是冻死的哪?  
李平 (白) 他一身的鸡皮疙瘩。  
李太太 (白) 你怎么着哪!  
李平 (白) 我拿筷子一杵，哽！不是冻死的。  
李太太 (白) 怎么死的?  
李平 (白) 是撑死的。  
李太太 (白) 怎么会是撑死的哪，  
李平 (白) 他一肚子的白米饭哪!  
李太太 (白) 那是江米鸭子。  
李平 (白) 江米鸭子俺也把它吃啦。又上来咧!  
李太太 (白) 又上什么啦?  
李平 (白) 热气腾腾一大碗，净是蛋哪!  
李太太 (白) 都是什么蛋?

李平 (白) 有老旦，小旦，闺门旦，青衣旦，花旦，玩笑旦，武旦。

李太太 (白) 你怎么着哪？

李平 (白) 我拿筷子一夹，一出溜，两夹，两出溜。我说：这个旦怎么这么闹手哇？我有主意。我把筷子削个尖，俺穿旦哪。老旦、小旦、闺门旦、青衣旦、花旦、玩笑旦、武旦穿了一串儿，像个糖葫芦似的。俺就把它吃啦。吃下去，了不得咧！

李太太 (白) 怎么啦？

李平 (白) 旦跟旦在咱肚子里滚起来啦。

李太太 (白) 怎么滚起来啦？

李平 (白) 老旦不服小旦，青衣旦不服玩笑旦，武旦在咱肚子里翻开了跟头啦！

李太太 (白) 那你怎么着哪？

李平 (白) 俺有主意。俺拿张手纸到茅房，俺一使劲，都把它们拉出来啦。都变了屎蛋咧！

李太太 (白) 你这屎蛋可别扔了，你供在你们家祖宗板上上去呀！

李平 (白) 谁说不是呀？俺捞上来，用水洗洗，供在你们家去啦。

李太太 (白) 嘘！

李平 (白) 你看看，真不开眼，见俺戴着这个，穿着这个，立到跟俺飞眼咧！

李太太 (白) 你过来吧！

李平 (白) 你叫俺过去，好，俺就走过去。

李太太 (白) 你瞧你这两步走！

李平 (白) 这两步走，可不容易哪。

李太太 (白) 怎么不容易？

李平 (白) 这是在彰仪门外头跟拉骆驼的学来的。过来干什么？

李太太 (白) 你瞧你也做了官啦。你头上顶的是啥呀？

李平 (白) 这是白顶，也叫六品顶。俺也是一道咧。

李太太 (白) 啥道？

李平 (白) 见缸道。

李太太 (白) 见缸道管啥？

李平 (白) 见缸道管挑水的。

李太太 (白) 怎么管挑水的？

李平 (白) 叫他见缸就倒。

李太太 (白) 要是不到哪？

李平 (白) 不倒俺就不答应他。

李太太 (白) 有升腾没有哇？

李平 (白) 升阴阳。

李太太 (白) 怎么升阴阳啊？

李平 (白) 阴阳管死人。

李太太 (白) 人家都管活人，你怎么管死人哪？

李平 (白) 你看看，哪一个活人叫俺管哪！

李太太 (白) 你怎么不穿靴子呀？

李平 (白) 穿靴子可上了论儿啦！

李太太 (白) 啥论儿？

李平 (白) “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嘛！

李太太 (白) 我试试你的眼力吧！

李平 (白) 眼力是好的。

李太太 (白) 你看上边儿坐的是谁？

李平 (白) 俺表弟。

李太太 (白) 下面是谁？

李平 (白) 十八年造反的林青。

李太太 (白) 呃！耿钦。

李平 (白) 犯啥罪啦，把腿刹下去啦？

李太太 (白) 呃！因为他先前嫌贫爱富，将他罚跪在此。没什么说的，你给他讲个人情吧！

李平 (白) 叫俺给他讲人情啊，俺还恨他咧。

李太太 (白) 有道是：大人不记小人过。

李平 (白) 宰相肚子能撑板。



李太太 (白) 能撑船！  
李平 (白) 你浑蛋！这船也是板儿做的。  
李太太 (白) 瞧你的啦！  
李平 (白) 看俺的。好狗不挡道，挡道没好狗，你算哪条狗哇？  
耿钦 (白) 原来是李大哥！  
李平 (白) 噌！俺头上是李大哥，俺身上是李大哥，俺又李大哥咧！  
耿钦 (白) 李大老爷！  
李平 (白) 这不结了吗！你怎么掉炉坑里咧？  
耿钦 (白) 我将事做错，望求李大老爷讲个人情！  
李平 (白) 讲人情？可是这么着：讲下来你也别喜；讲不下来你也别恼。你等着吧。  
(李平向张元秀。)  
李平 (白) 俺说表弟，表弟你在那里坐着，你要是站起来，俺是王八旦。  
(张元秀站起。)  
张元秀 (白) 兄长请坐！  
李平 (白) 你玩笑哇！当初一日，一日当初。  
张元秀 (白) 这是一句话。  
李平 (白) 一句话，两说着热闹。俺说表弟呀，先前本是耿家老爷子不好，今天他既来咧，你叫他起来吧。  
张元秀 (白) 兄长不必多管！  
李平 (白) 你瞧俺咧。  
(李平向耿钦。)  
李平 (白) 你起来吧！  
张元秀 (白) 嗯！  
李平 (白) 你再跪一会儿！  
李太太 (白) 儿子你碰啦，快跟妈妈亲亲啵。  
李平 (白) 得啦，别打瓜皮酱啊！  
李太太 (白) 老爷下来啦？  
李平 (白) 下来啦。  
李太太 (白) 人情怎么样啦？  
李平 (白) 俺也不是和你吹，俺过去三言五语——  
李太太 (白) 准啦？  
李平 (白) 碰啦！  
李太太 (白) 碰啦！这可怎么好哇？  
李平 (白) 这个人情他给你留着咧。  
李太太 (白) 怎么哪？  
李平 (白) 你对表弟有好处哇。  
李太太 (白) 有什么好处哇？  
李平 (白) 有一年俺不在家，你跟表弟你们俩——  
李太太 (白) 什么？  
李平 (白) 你给他缝缝连连哪。  
李太太 (白) 这也不是和你吹，表弟浑身上下，什么不是我做的。  
李平 (白) 是你做的，可是俺的材料哪。  
李太太 (白) 什么？  
李平 (白) 俺给买的材料呀。  
李太太 (白) 儿子你抱着！  
李平 (白) 儿子你拿过来。  
李太太 (白) 我说表弟呀表弟，先前本是耿家老爷子不好，今天他来啦，你叫他起来吧。  
张元秀 (白) 嫂子不要管他的闲事。  
(李太太向耿钦。)  
李太太 (白) 起来吧！  
张元秀 (白) 嗯！  
李太太 (白) 你再跪一会儿！  
李平 (白) 儿子你也碰咧，快给爸爸打个跟头。

(李平扔小孩。)

李太太 (白) 别捣乱啦!

李平 (白) 太太下来啦?

李太太 (白) 下来啦。

李平 (白) 不用说, 人情准啦?

李太太 (白) 也碰啦。

李平 (白) 怎么你也碰啦, 这小子是猴儿拉稀呀——坏了肠子啦。咱不干咧!

李太太 (白) 咱不干这个, 干什么呀?

李平 (白) 你去缝穷, 俺蹬三轮车。咱不干咧!

李太太 (白) 你去蹬车去, 我可不缝穷。

李平 (白) 咱这是一计呀!

李太太 (白) 什么计呀?

李平 (白) 假脱衣呀。俺说不干哪, 俺立刻脱衣裳, 俺解开上面的钮子, 再解下边的钮子, 解了下面的钮子, 再扣上上边的钮子, 这还有个名堂。

李太太 (白) 什么名堂?

李平 (白) 这叫“解带不脱衣”。

李太太 (白) 就这么办。

李平 (白) 儿子你抱着。

俺说表弟呀表弟, 俺先给你来个当头炮。想当初上山砍柴, 得了温凉玉盖, 你立时上京进宝, 没有盘川, 俺的帽子, 她的裤子, 都给卖啦, 还是不够, 俺有一个小猪仔也给卖啦。俺那个小猪仔比不得别的小猪仔, 四个小腿, 两个大耳朵, 还有一个小尾巴, 不喇不喇的, 也给卖喽。

李太太 (白) 卖啦!

李平 (白) 卖了破, 卖了破, 瞧瞧破, 要多钱? 吆喝, 吆喝, 又吆喝。

李太太 (白) 叫你在这儿卖估衣哪!

李平 (白) 到底卖了多少钱哪?

李太太 (白) 卖了八百八十八吊钱。

李平 (白) 噢! 卖了八百八十八吊钱哪! 咱不干啦! 脱衣裳! 不干咧!

张元秀 (白) 兄长不必如此, 小弟认下就是。

岳父, 随我来!

(张元秀拉耿钦同下。)

李平 (白) 不干咧!

李太太 (白) 人家认下啦。

李平 (白) 认下啦, 俺也不脱咧。都走啦, 咱也走吧!

李太太 (白) 别忙! 你如今也做了官啦, 咱们也得称呼称呼。

李平 (白) 好! 称呼称呼

李太太 (白) 我叫你表大老爷。

李平 (白) 俺称你表大姥姥。

李太太 (白) 呃! 表大太太。

李平 (白) 对! 表大太太。

李太太 (白) 咱这儿子哪?

李平 (白) 儿子是裱糊匠。

李太太 (白) 你要挨揍!

李平 (白) 不是这儿的, 是山后头的。

李太太 (白) 咱们演习演习。

李平 (白) 演习演习。

李太太 (白) 那旁来的敢是表大老爷吗?

李平 (白) 那旁来的可是表大太太吗?

李太太 (白) 老爷请!

李平 (白) 太太请!

李太太 (白) 咱们这个儿子哪?

李平 (白) 儿子咱放在地下, 咱不管, 等会儿他哥哥来抱他。

(李平拉李太太同下。捡场的拾喜神下。)

(完)